

默然一盞風灯

藍芳

跌碎了癡思的塑像，就宛如跌碎了自防的存在，於是在無可奈何的蒼茫雲煙裡，似曾相識的自我也被懷疑否認了，常有那麼一份不可刺破的無可奈何底意識，總是掩襲在我寂寥的胸懷，你說寂寥時不妨去沉思、閱讀或品嘗孤獨的況味，雖然我盡可能地在強調著自己恣意去攀爬，使自己猶如解剖青蛙那樣地解剖自我，但燈光黯黯，夕陽斑剝！

曾經是車夷第八代像那俗不可耐的風範。昨夜，風拂千里，我宛如披著一身風塵歸來，滿身疲憊，一懷倦意酷似鬪敗的公雞。除夕，在碎歲中辭掉了迢迢四季，却猝然驚覺於自己意欲網羅的真理會已如此稀少。

會記得那年猶還幼稚，竟日嬉戲。爸爸一袋新五四的觀念，牽強地要我刻苦自勵，祖母的疼寵卻阻止了爸爸滾熱新思潮的冲刷。而日子遠去，脆弱如我，阻不住，遷徙流離的怨哀，而泫然淌淚的日子，仍然記憶。而日子遠去，脆弱如我。呵呵！歲月啊！親人啊！日子遠去了，就像我們之間的距離。昨日與今日，一夜之隔。臺島與大陸，一水之隔。而歲月之鳥向前飛去，而今日何夕？又是身處他鄉異域，風拂過滿山楓林，就勢必拂起成串嘆息。如飛滑去，呵呵！如飛滑去。彫塑著屬於自己所膜拜的塑像，恒是如斯挺拔矗立。異鄉人的落寞情懷，無目秋望於一夕晚

暈。而我自然如斯昏眩，即使你會有所疑慮。夜夜，甚或是閒適的一刻，我仍然為著這座不可企及的塑像構想，在靜靜的一隅，在超然的一席寧靜之地，漂泊的靈性，為著只是希冀自我能幾混沌裡走出。

孤零的走過千重山巒，腳趾浮腫，且莫嗟嘆什麼。如同作咀咒了頑抗的命運，它必定仍然頑抗如我的。那次頂著滿天星斗，涉過爬滿青苔的澗谷，雖然風聲不張，鶴唳不鳴，但我們仍然兢兢履行。呵呵！會記得否？在堅苦中，我們是跌不落一滴被狙擊的標幟的一群。

宛如苦行僧，我們也是背負著一袋沉甸的希望，為理想奔走，而我們不宣導，我們不遊說，只以恒古的默然。儘管歲月匆忙，我們永遠以恒古的默然前進。

當滿山的黃葉颯盡，微寒亦將颯失它的踪跡，從樹梢、從髮際。我們還是不嗟嘆，永遠以恒古的默然，以一盞黯黯風燈前進，只是我們的信念如幟。

(第十二期)